

※CP: 要櫟(岡崎要X黑澤櫟)

※ABO世界觀、年操設定(要29歲、櫟22歲)

※懷孕生子梗注意

※全文灑糖無肉, BGM推薦[這首](#)

>>>

00.

他的一天總是比別人更來得早開始, 也比別人更晚結束。

每天總是過著異常規律的生活, 勤於工作、早出晚歸, 從不懈怠。
這樣的他, 年僅22歲就繼承了父業, 現為日本大財團「黑澤集團」的年輕總裁。外界總以為他年少輕狂再加上那有些恃才傲物的性格, 肯定無法將目前全日本最成功、知名的企業家——黑澤榎(也就是他的父親)所傳承下來的家業完美地延續下去, 但讓人意外地, 他僅僅只花了一年的時間就讓黑澤集團的總資產提高了五倍之多, 旗下的子公司亦是蒸蒸日上。

這樣的實力, 使他成為了媒體的寵兒, 亦讓他一躍成了目前全日本最年少有為的企業家, 不過這並不是他的本意。

——打從一開始, 他就沒有繼承父業的打算。

他心知肚明, 這一切的努力, 只不過是為了滿足他自己的好勝心和自尊心罷了。

誰叫如果要在這個病態般的社會上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只要不是Alpha就根本不可能做到呢?

是的, 人們總是會先入為主地認為在現在這個社會, 能夠站在金字塔的顛峰、傲視群雄的, 清一色都是Alpha。

而令人詫異的事實是, 被冠上目前全日本最年少有為的企業家之名的黑澤櫟, 卻是個純正的Omega。

身為Omega的他自然不甘於現況, 憑藉著自己的天賦才終於擁有了現在的地位, 儘管在現今這種可笑的制度之下, 他是最低賤的Omega, 卻無人敢輕視他, 自小就接受帝王學教育的他, 甚至還讓多位身為Alpha的精銳們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統領。

——可這樣的他, 卻有個大自己7歲的Alpha戀人。

同為知名大企業的總裁, 卻放下身段當一名大學講師、醫師的岡崎要, 就是他的戀人。

且, 他最近才剛被戀人完全標記過。

>>>

01.

坦白說, 他也不是真的心甘情願地接受被戀人完全標記了的事實。
可諷刺的事情是, 其實要一直以來也都不願意對他進行完全標記, 只因為他深知如果真的標記了, 會有怎麼樣的「風險」, 而要並不願意讓自家工作狂戀人提早負擔這樣的「結果」。
只不過, 無奈身為Omega的他如果不趕緊找個Alpha對他進行完全標記, 只怕後果反而會更嚴重。

更何況，他不想也不願再次體會開會開到一半來發情期差點被身為Alpha的部下察覺如此可怕的經歷，再加上因為多次違抗醫囑（或者更正確地來說，他的戀人就是他的主治醫師）服用抑制劑的關係他的身體狀況早已難以承受更多的副作用，所以上一次，櫟主動要求戀人對自己進行完全標記，也就是——在沒有任何安全措施之下進行性行為。

即便當下被標記時感受到的，宛如要撕裂他體內、令他痛不欲生的痛楚是真，但他仍然不感到後悔，畢竟只要被完全標記了，即使來了發情期也只會對自家戀人有所影響，雖不是上上策但起碼也比什麼都不做來得好。

在那次被標記過後，除了自己有時會本能性的更黏戀人以外，其實生活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直到最近的櫟開始覺得自己愈來愈容易感到疲憊為止。

明明只是單純地在批閱公文而已，最近的他也時常改到打瞌睡，直到他的秘書叫醒他為止都睡得異常香甜，這倒奇怪了，先撇開他原本就是個相當淺眠的人這點不說，辦公辦到打瞌睡就已經不像是他會犯的錯誤了。

但心想：「或許只是因為總是超時上班身體太累了而已」，櫟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感到不以為然，也沒有多加留心。

可兩個月過去了，他發現自己最近偶爾會感到噁心、反胃，甚至在飲食方面還變得異常地挑嘴，常常讓替自己準備三餐的戀人感到困惑。

直覺告訴他，如果他再不抽空去醫院做個健康檢查的話，被戀人發現是遲早的事情，到時候可能只會招致更不堪的後果。

所以今早，他特意要自己的秘書排出空檔，讓自己有時間去醫院做個體檢。

可，當他一做完各種精密地檢查之後，一邊等待結果出爐的他又開始感到噁心、反胃了，這讓他有種非常不祥的預感。

『下一位——黑澤先生，請進。』

他強忍這種不適感，逼迫自己保持鎮靜地踏入診療室，聽醫生宣判檢查出來的結果。

然而，在聽到醫生開口之後，很遺憾地、他那不祥的預感果真應驗了。

『黑澤先生，恭喜您！您懷孕兩個月了，今後您的衣鉢後繼有人了呢。』

——有你妹啊！？

這是他在聽到醫生那句恭維的祝賀詞後，呆滯的腦海中閃過的第一句話。

>>>

02.

對大部分的Beta和Omega而言，懷孕絕對是一件值得慶祝的喜事，但對今年22歲、事業剛進入顛峰的黑澤櫟而言，卻絕非一件喜事。畢竟，現在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以外還是工作，原本和戀人相處的時間就少了，更別提現在懷孕了還要好好照顧母體，他哪裡來的時間？他本身就不像普通的Omega，輕鬆工作之餘只要負責懷孕生子便足矣，他是少見地站在領導階層的Omega，做著原本屬於Alpha的工作，現在還身懷六甲，就算他的能力再強，身體也不是鐵打的，怎可能負擔得起這樣的壓力？

可是像懷孕這樣的不安定因素，一時之間，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向自家戀人啟齒。所以現階段他選擇能隱瞞則隱瞞，直到他有時間坐下來好好思考肚子裡的孩子去留為止。但，畢竟孩子不可能停止成長，所以日子一天一天地過，身為母親地他也隱隱約約地可以察覺到肚子裡的生命也一點一滴地在長大茁壯，而且暈眩、噁心、嘔吐等等讓他的身體感到極度不適的症狀也愈發明顯，儘管他很努力地在隱藏，可——

「……你明明吐得這麼厲害，為什麼還要刻意隱瞞我？」

——可，卻還是被岡崎要察覺了。

雖不是婦產科醫生，但他好歹也有內科醫師的執照，所以當他目擊了戀人嚴重嘔吐、噁心的畫面之際，他就知道戀人懷孕了的可能性很高。

因為這樣就也可以合理地解釋為什麼近日戀人變得如此挑嘴、食慾不振，甚至還異常嗜睡。

但，讓要感到有些不悅的是，戀人竟然瞞了自己瞞了一個多月之久。

雖然兩人還沒有結婚，但好得也已經進行過完全標記了，在法律上雖然還稱不上是合法的夫妻，不過嚴格說起來也算得上是彼此的未婚夫妻了吧？

既然如此他卻沒有在第一時間告訴自己這種人生大事，這點讓他感到非常的不悅，同時也有些愧咎，愧咎自己竟然這麼晚才發現戀人的異狀。

「...這種事情，你要我怎麼開口告訴你？」被戀人這麼質問，櫟的表情顯得有些難堪，但他說的也沒錯，他是真的不知道該從何開口。

「怎麼開口……什麼怎麼開口？這可不是小事啊你這傻孩子！」聽罷，反而更讓要感到無法諒解，明明戀人現在身上懷著的是自己的骨肉，卻直到現在才肯和自己坦白。

「傻孩子？呵、沒錯，因為正如你所說的，對你而言我還只是個孩子，」櫟戲謔地笑了笑，強忍著從腹中蔓延的不適感，繼續往下開口：「所以，我更開不了口。一個小孩子懷上了更小的孩子，你說、要我從何開口？」

「……。」自知自己失言了，要選擇沉默，的確，因為他的過分溺愛，導致在他眼裡櫟永遠都是個孩子，這也是櫟最不能諒解的事情，明明這個社會給他的定位是一個凌駕於眾多Alpha之上的Omega，然而在要眼裡自己始終是個小孩子。

過沒多久，幾乎要滿溢而出的噁心感似大浪般襲來，沒能忍住的櫟反射性地摀住了自己的嘴，隨後快步跑到了廚房的水槽前吐了出來。

見狀，要也趕緊地跟在櫟身後，溫柔地拍了拍櫟的背部，希望能讓戀人感到舒服一些。

感受到了戀人溫柔的撫觸，此刻櫟的內心感到百感交集——自己現在懷上的，是和身旁的戀人的親骨肉，可他卻還沒認真地思考過孩子的去留，他沒想過自己竟然如此地沒有責任感，深覺自己戀人失格的同時，也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可能果真還只是個孩子，要成為肚子裡的孩子母親，恐怕……還不夠格吧。

「……對不起，是我沒有好好顧慮你的感受。」見到戀人秀眉緊蹙、神色悲酸，要也不忍再多責怪戀人一毫，只是溫柔地、從戀人身後把他拽入自己懷裡，閉上眼靠上他的肩頭，輕輕地、貪婪地清嗅著戀人特有的如香淳拿鐵一般的信息素，聞戀人的信息素總能夠讓他感到舒暢一些，可或許是因為近期實在太少和戀人親熱，他竟直到現在才發現戀人的信息素早已有所改變，已經完全混著自己那透著沐浴乳清香的信息素……看來，櫟果真並非有意瞞著自己這件事，只是自己也因為忙碌而有所疏忽了……所以他也並非完全都沒有責任。

「罷了。現在說這些都沒有意義，重點是…我根本還沒想過自己該不該留著這個孩子。」沒有回頭看戀人，櫟只是低下頭，若有所思的用手輕撫自己的腹部，雖然還十分微弱，身為母親的他卻能感受到此刻正在他體內緩緩茁壯的強大生命力。如此，更讓他感到猶豫了。猶豫自己接下來的抉擇。

聞言，要沒有予以回應，只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把戀人抱得更緊一些，同時心裡也感到一番糾結。

——說實話，他並不想要這個孩子。

因為現在的櫟還太年輕，如果就這樣讓他懷孕生子，他努力這麼久才終於得到的身分地位恐怕會有所影響，社會輿論也絕不會輕易地放過他。

其次，他知道對現在的櫟而言，懷孕只會徒增他的負擔。

最後，他自己也還沒有準備好、也沒有信心能夠勝任父親一職。

可是如果就這樣拿掉這個孩子，身為櫟的主治醫師他明白，已經被抑制劑副作用影響過多的櫟如果這時又拿掉了孩子，對他的身體來說無疑是重荷。

——那麼，他該如何抉擇才好？

他也不知道。

「……呵，真是白痴吶，你和我都是，」身為要的戀人，即使要不開口，櫟也能夠猜出他的心思，同時、他做出了抉擇：「……這種藉口，哪能夠當做夾著尾巴逃走的原因呢？我——」

——「要生下這個孩子。」

>>>

03.

決定要生下這個孩子之後，櫟並沒有刻意地向外界隱瞞自己懷孕了的事實，所以理所當然地，他又在媒體面前活躍了起來，但很意外的，並沒有被冠上什麼難聽的稱號、也沒有影響到他的社會地位。

只因為在他確立了自己想生下孩子的意念之後的某一天晚上——自己為了做產檢請假在家所以難得有閒情逸致替要準備晚餐。當他正在熬湯的時候，要一如往常的從他的身後抱住了他，這並不稀奇，因為要老是喜歡像這樣冷不防地靠近他，但——在擁抱的同時，要也牽住了他的右手，默默地在他纖細的無名指上套上了一個價值不菲、十分耀眼地卡地亞鑽戒。

面對此景，櫟並沒有開口問要：「為什麼」，只因為他大概猜得出戀人的用意。……畢竟再怎麼樣，未婚懷孕的年輕企業家都不是什麼好聽的頭銜，先不論婚禮的舉辦與否，若現在就先去登記成為合法夫妻的話，或許情況還會好一些。
這就是要的主要用意。

「但，也沒必要買這種暴發戶才會戴的戒指吧？」打量著手上閃耀著光芒的鑽戒，櫟語調平淡地開口。

「難道我都不能想著讓我的老婆戴最好、最貴的戒指嗎？」他承認自己是有點太過於寵溺戀人了，但在這點上他並不想省，更何況他那張黑卡若再不用都要生灰了。

「……你就只會貧嘴嗎？」聽罷，櫟感到有些羞赧，他撇過頭，不想正視戀人的笑容。見狀，要的笑容中更添了一種幸福的氛圍，隨後卻又有些愧疚地說到：「對不起呢，本來也有考慮過在最短的時間內辦一場婚禮，但真的太趕了。」

「無所謂，」櫟轉過身，望著戀人的紅瞳似水柔情，嘴角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開口說到：「反正婚禮什麼時候都可以補辦。」

這個笑容再度印證了對要而言，櫟的莞爾一笑總是嫣然無方的事實，即便他們從櫟16歲那年就相戀至今，他仍然無法好好直視櫟這般甜溺的笑，所以要反射性地抱緊戀人，垂首，確定戀人看不見自己現在羞紅了的臉後，他輕輕地在戀人耳邊開口說到：

「……等這孩子出生以後，我一定會讓你當全世界最美的新娘。」

「少說的好像我一定會穿婚紗一樣，你這金髮混蛋。」聞言，櫟嘴裡吐出溺愛的罵，那笑容卻亦同方才戀人的笑容一樣，滿溢藏不住的幸福感。

而此刻，正在櫟的腹中孕育的小小生命，彷彿也感染了父母親的幸福感一般，雀躍地踢了踢櫟的肚子。

雖然多少有些不適，但——這對即將為人母的他而言，是莫大的快樂。

「老師，他踢我了。」「喔？那肯定會是個活潑好動的孩子吧？還有，都已經結婚了…你就該改口了喔？小櫟櫟。」「……。」

「……要。」「……。」

若不是怕會傷到孩子，此時此刻，他真想奮不顧身的把今天異常坦率的戀人壓到身下好好疼愛一番。

這，或許也是懷孕期間的一個小小不便的地方吧？要苦笑心忖。

——為了我們的孩子，我也會好好努力的變成一個好爸爸的喔，小櫟櫟。

——我愛你。

這些話，即使要沒有說出口，此刻從他那蔚藍如海的寶藍色瞳孔中，卻能夠確確實實的傳達給櫟。

這是專屬於他們兩人之間的默契。

>>>

在那之後，櫟將自己手邊的工作暫時全權託付給了自己的表弟——白川棕。雖然棕自己手下還經營著白川酒店早已自顧不暇，但當他得知自己的表哥和高中老師相戀6年終於修得正果了，他到也是開心的，身為服從在櫟腳下的Alpha其中之一，雖然從小就被自家表哥折磨到大，但也沒有理由袖手旁觀，更何況若是不幫這個忙，恐怕是會惹自己的未婚妻——葛西凌薰不開心的，他不敢不從。

也多虧了棕的幫助，櫟終於可以安心心的在家待產，在家的時間長了，他才發現自己自從繼承父業後，就愈來愈少有時間閱讀自己最愛讀的日本文學了，現在或許是可以正大光明地忙裡偷閒的時機也說不定；所以寵妻上天的要一夕之間訂購了快堆成一座山的文學小說，只怕自己最心愛的妻子在家閒得發慌。

對常人來說，這樣的書籍量是非常驚人的，儘管用懷胎十個月的時間都不見得讀的完，但對櫟而言，他卻能夠在短短一個禮拜內就把這些書全部閱讀完畢，甚至過目不忘，見到戀人這般驚人的閱讀量，要總是一邊苦笑的一邊嘆口氣，一邊苦惱家裡的書房恐怕要成為一個小型圖書館了，但其實他樂在其中，只要是為了戀人他什麼都願意做，就是這般無可救藥的寵溺。被寵著的櫟也知道自己相當地幸福，獨自在家時也偶爾會撫摸自己日益鼓起的腹部，笑著對腹中的孩子說到：「我們還真是被寵愛著啊」之類不像是平時的他會說出的感性之言。如果腹中的孩子是女孩的話，恐怕自家老公對妻兒的寵愛只會更無法無天吧？

懷孕至今也已經是第五個月了，按道理而言，只要二至三個月就已經可以檢測胎兒的性別了，但因為櫟的母體不夠健全、所以遲遲一直難以測定腹中胎兒的性別，直到今天要請假陪櫟一同做了產檢，才終於確定了腹中胎兒的性別。

——是女孩。

而，更值得高興的事情是……

——是一對雙胞胎。

對於這個結果，要感到異常的高興，他真的沒有想過戀人會給自己這麼大的驚喜。此時此刻他感受到的幸福感實在是難以言喻，他笨拙的無法用言語向櫟表達自己的喜悅，只是像個傻子、幸福的傻子，當場就把戀人抱入懷中，不停的親吻他的額間，也不在乎醫護人員們的目光，雖然櫟感到十分的害臊，卻又不忍阻止戀人表達他的喜悅，於是他難得的沒有阻止戀人，只是任憑戀人和自己這般親熱。更何況，他自己也感到十分不可思議、亦十分喜悅。

——原來，在自己腹中的生命，不只有一個。

產檢過後，要並沒有直接帶自家戀人回家，而是選擇帶著戀人前往一間又一間的嬰兒用品店、童裝店物色給即將到來的兩個女兒的禮物。打量著認真挑選嬰兒服的要的身影，櫟的臉上不禁漾起了幸福的莞爾，說真的，他還真的沒看過自家戀人這麼熱衷、投入於某事，而且是帶著洋溢著幸福的心境。即便一夕之間，家裡都快被堆積成箱的嬰兒用品、童裝給佔滿了，他還是不忍心責怪要的出手闊綽，畢竟，這是他們相愛6年，好不容易得到的愛的結晶，也不怪要會這麼的重視。

甚至，為了迎接即將來到的寶貝女兒們，要還買下了有小孩房的新房子，雖然在懷孕期間突然改變習以為常的環境可能會影響到櫟養胎，但考慮到今後孩子們的生活環境，他還是選擇立刻帶著櫟搬家。

新房子比舊房子大了許多，剛開始櫟的確是非常地不習慣，但一個月過後也算是安頓下來了，甚至考慮到喜歡讀書的櫟，要還真的把書房改建成了一個小型圖書館，每本書都按照年代、作者、類型好好的編排，若要說他是寵妻魔人也不為過了。

「……你啊，會不會有點太誇張了？」雖然知道要的用意是為了能夠讓他好好養胎、同時也考慮到了孩子們的將來，但他還是覺得沒必要做到這種程度，有些太過了，何況身為黑澤家的後繼，他從小就被教育即使身為名門之子也不該過於奢侈，所以此刻的櫟心裡還是有那麼一點的不悅。

「怎麼會？這些都是必要的開銷啊。」正在廚房替心愛的妻子準備孕餐的要聽到了櫟的這番話後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畢竟他也相當清楚自家老婆的個性。

「……罷了，你開心就好。」自知自己沒有立場繼續和要爭執，櫟伸出手輕撫自己的隆起的腹部，垂首對著腹中的寶寶喃喃自語：「妳們可千萬別像妳們父親才好。」

明明曾幾何時的他還覺得像這樣和自己腹中胎兒對話的孕婦很蠢，不知不覺，他也像大部分的孕婦一樣，幹著一樣的蠢事，甚至還心頭還有一股暖流。轉過身看見溫柔地撫摸著自己的肚皮，眼神柔和的妻子，要也露出了抹溫柔的笑靨，這樣的畫面不禁讓他聯想到了拉斐爾的名畫《花園中的聖母》，櫟此刻的眼神就如同拉斐爾畫筆下的聖母一般、充滿如冬日的暖陽般和煦的母愛。

「你該吃飯了，小櫟櫟。」他帶著笑端著精心準備的孕餐到妻子面前，還不忘調戲般地說到：「還是……要用我嘴餵你呀？」

「你要是再和我開這種玩笑的話，用不著等到明天，今晚我就回公司上班。」「好嘛好嘛、別生氣。」

然而，望著餐桌上滿滿的菜餚，櫟的表情卻不見明朗，反而是蹙著眉頭，遲遲不願動筷。

「乖，為了孩子們多吃一點。」見狀，要好聲好氣的開口哄了哄妻子。

「……你要我為了孩子們多吃一點我可以理解，但要我一餐吃兩餐的份，你當我的胃是黑洞？」櫟無情地白了丈夫一眼，就是不願意動筷。

「這是為了要確保母嬰的營養，不只是為了孩子們，也是為了你，」要知道，這種時候和櫟講道理是沒有用的，於是他坐到了櫟身旁，夾了一口菜後，挑起櫟的下顎：「所以…乖，聽話、吃一口看看，我保證很好吃的。」

「……。」有些不甘心地，櫟接受了戀人的餵食，細嚼慢嚥後，開口說到：「我自己吃就好，你去孩子房間把還沒整理好的東西整理整理。」

聽罷，要眯起了寶藍色眸子微微莞爾，放下了碗筷後便遵照戀人的要求，離開了櫟的視線。莫約過了半個鐘頭左右，當他回到飯桌前，櫟果不其然地已經不在了，肯定又跑去書房當書蟲了，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又留了滿桌子的剩菜剩飯。

儘管他也知道戀人天生就是食量小，可按道理而言，孕婦不都會食量大增嗎？怎麼他們家的孕婦卻近乎水米不進？

要無奈地嘆口氣，再次嘗試地試了口已經冷掉的孕餐，他才聯想到了自家戀人其實只是挑食，因為他從以前就不喜歡藥膳的苦味，可本以為換種調味方法就能中和掉苦味，卻還是被挑嘴的戀人吃出來了。

「果然還是不行啊……。」

要無奈地搔了搔自己的金色秀髮，拿出自己親手寫的孕餐食譜和孕婦守則，無言地思考著。

當天晚上，即使向來淺眠的櫟難得熟睡了，他卻還是徹夜未眠，只為了調配出合乎戀人口味的孕餐。

可，要不知道的事情是，他原先以為櫟已經深深入睡了，卻還是在睡眠惺忪之中，看到坐在書桌前努力研讀的要只點亮一盞微弱的桌燈、甚至還貼心把電腦的燈光調到最弱，只怕會影響到自己睡眠品質。

——這個白痴，都沒想過這樣很傷眼睛嗎？

隔天，也許是要辛苦調配出來的孕餐終於合乎戀人的口味了吧？櫟竟然難得的全部都吃光了。這樣的結果讓他終於有點成就感，感動的近乎快要流淚。

殊不知，其實櫟只是心軟了，還特地把原先不知道被自己丟去哪、戀人親手給自己寫的孕婦守則找了出來，認真地閱讀過了。

果然，世上最溫柔的——莫過於愛的和煦日照。

>>>

05.

在要認真細心地照料之下，櫟的食量終於步上了正軌，已經是正常的孕婦該有的食量。

每一次產檢也都安全無虞，母體健康、孩子們也健康，是最好的結果。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兩個女兒，小孩房裡的擺飾、玩具、童裝也愈來愈多，當然這些全部都是要的傑作。

這樣溫柔的日子一天天地流逝，直至櫟即將到來的預產期。

日子愈近，要愈不敢讓櫟獨自一人在家，深怕戀人會有什麼危險，最後索性直接請了陪產假。

「我是覺得你太誇張了啦召使，我都已經這麼常來你們家陪櫟君聊天說話了，是能有什麼事？」固定地會來家裡作客的凌薰無奈地白了自家召使一眼，她很認真的覺得是要多慮了。

「阿凌，岡崎老師這種要當爸爸了的焦慮妳是不會懂的啦。」一旁的末尋苦笑，一想到自己可能再過不久也會成為人父，他竟也能體會這種感覺。

「總之你不用太擔心啦，我會幫你照顧好櫟君的。」一邊吃著櫟在家閒來無事親手做來招待凌薰的布丁，凌薰笑著拍拍胸脯。

「……我看是櫟君來照顧妳吧？」這是末尋無情地吐槽。

意外地，櫟很喜歡這樣的感覺。

雖然自己在家安靜地養胎也不壞，但是被自己的親友包圍果然還是最令人高興的事情啊。

而且還可以看到自家戀人被凌薰學姊狠狠懟的畫面，也是為一種娛樂了。

想著想著，櫟竟然難得的笑出聲來。

見到戀人這樣的笑容，即便知道櫟把自己快樂建築在自己的痛苦上，要卻還是覺得很值得。
——只要是為了他和孩子們，一切的一切都很值得。

※ ※ ※

手術室外，眾人無不屏氣凝神的等待著，當凌薰和末尋趕到的時候，手術室外的氣氛是異常的沈重，這樣緊張的氛圍讓凌薰感到有些不安，急促的跑步聲更透露出了她的焦急，只見自家召使一臉沈重的呆坐在手術室外的等待區，凌薰立即明白了——情況，似乎沒有想像中來得樂觀。

「小薰學姊，不用太擔心，櫟那傢伙不可能會有事的，只是因為剛才醫生為了保險起見問了岡崎老師關於保大還是保小的問題，所以氣氛才會這麼凝重。」和凌薰搭話的人是她的未婚夫——白川棕，他在得知櫟臨盆在即後便立刻放下了手上的工作趕到了醫院，比凌薰早到了一個小時左右。

「……原來是這樣嗎？……不過說真的，」凌薰轉過身打量著呆坐在原地的要，有些擔心地說到：「我還真的沒看過召使這麼緊張的樣子。」

自小，她就和要有著僱傭關係，雖然說不上是和要一同經歷成長的過程，但卻也算是除了彼此的戀人以外最了解對方的人了，她是真的沒有看過一向認真的裝逼或是樂於耍寶的召使這麼緊張害怕的樣子，他的臉色鐵青、不發一語地僵坐在椅子上，眼神還有些迷離。

「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末尋無奈地說到：「畢竟現在，櫟君可是在努力奮鬥著啊，我們也只能祈禱了。」

「……嗯，你說的沒錯。」凌薰認同，卻還是忍不住擔心地用眼角餘光望了望大門緊閉的手術室。

雖然他自己身為醫生，他早就知道有可能會有這樣的風險。
但當他被問到：「若有萬一，保大還是保小？」之際，心裡還是難以平靜、還是難以做擇，彷彿雙腳懸空一般無助。即便在臨盆前，戀人早已經和自己說過無數次：「若有萬一，一定要以孩子們為優先」，但……他做不到。
——他已經沒有辦法想像沒有黑澤櫟的人生了。
——失去了他，他又如何苟活？

回想起兩人剛相識的時候，他只覺得對方是個玩世不恭、桀驁不馴的臭小鬼，時間久了，他卻早已成為櫟那雙如紅寶石般耀眼的紅眸之下的俘虜。
他無法失去他，正如同黑澤櫟亦是。
他曾以為愛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是一種盲目的移情作用，如同夢醒後將會空無一物般虛幻縹渺。
但直到和岡崎要相愛之後，他才知道，原來愛比冬日的朝陽還要和煦、比春日的花香還要甜膩。
才知道原來愛情——如同信仰，是用盡這一生的年歲，也無法忘懷的信條。

——如果失去了對方，餘生，何以把愛奉為圭臬呢？
——無論是他還是他，都做不到。

「召使！手術燈熄了！別發呆了快進去看看情況啊！」

——把岡崎要拉回現實的，是凌薰的這一句話。

>>>

06.

櫟醒了。

醒來以後，他驚覺身子變得異常的輕盈，這才讓他意識到，幾個小時前他才剛卸下了這十個月以來的甜蜜負擔，現在終於得以如釋重負了。

而映入眼簾的第一張臉，果不其然的是自家戀人——不，如今已是丈夫了。

他的，岡崎要。

「……我睡了很久嗎？」這是他睜開眼以後，詢問丈夫的第一句話。

「不久，大概兩個小時吧？」一邊回櫟的話，要連忙替櫟倒了杯水，然後送到他面前，還不忘貼心的扶著櫟近乎脫力的身體細心餵水。

「是嗎……那，孩子們呢？」喝了口水後，櫟便開口詢問他最關心的事情，事實上，他在生產完、意識朦朧的瞬間確實有看見孩子們的面容，卻還沒能來得及看清楚就暈了過去。

「孩子們都很好，剛剛護士抱去檢查了，你想看嗎？我請護士抱來給你看。」要溫柔的笑了笑，一邊替戀人整理睡亂了的黑色秀髮。

「這不是廢話嗎？」說罷，櫟一如往常的沒好氣的瞥了要一眼。

在櫟的要求之下，要請護士把孩子們抱進病房，護士們把女娃們輕柔地轉交在這對夫妻的懷裡後便離開了。

感受著新生兒的體溫及重量，櫟此生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不可思議之感，原來自己的身體也可以孕育出如此沈澱卻鮮明的生命力，孩子的面容亦如同天使般祥和。

抬起頭看了懷中抱著姊姊的要，櫟近乎看傻了眼。

——因為，要此刻的眼神是他前所未有的溫柔。

和他看著自己的眼神的那種溫柔不同，是多了一種、名為「幸福」的要素的那種溫柔。幸福的像個傻瓜。

櫟不禁「噗哧」的嗤笑出聲。

「怎麼了？笑什麼？」聽見櫟的笑聲，要才從幸福當中回過神。

「不，沒什麼。」櫟笑了笑，似是轉移話題的說到：「你知道嗎？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這麼快？怎麼都沒和我說過？」雖然對於櫟的獨斷要已經習以為常了，但沒想到連取名字亦是。

「因為你這傢伙肯定會優柔寡斷的難以做選擇，所以我就自己決定了。」櫟說著，一邊拿起放在床旁的茶几上、他臨盆前還在閱讀的中原中也的詩集，放到懷中的女兒身前，開口朗讀到：

「如雪紛飛，落在我的人生當中。滿溢著憂愁的我，不禁聯想到，人生正如雪般悲傷，亦如雪般美麗——所以，姊姊叫做雪奈。」

「又，在那雨絲若隱若現的天空中，我這如同紅磚瓦般赤紅憔悴的內心，不禁開始懷念起從少女那頭烏黑的秀髮中，看見的慈父的髮鬢——所以，妹妹叫做雨奈。」

雪奈和雨奈，這的確是很像櫟才會取的名字。
也許對櫟而言，這兩個名字，也代表他對這兩個孩子的期許吧？
希望雪奈無憂無慮的活著，又期許能從雨奈身上，看見自家戀人的身影。
這與他的期待不謀而合。

「嗯，是很好的名字。」聞言，要笑了出來，把女兒們放到了旁邊的嬰兒床上後，忍不住地坐到了櫟的病床上，把他摟進懷裡。
珍視地、疼惜地、珍愛地，在他的眉間留下細碎卻甜膩的輕吻。

「那，現在我可以不用繼續遵守那個什麼孕婦守則了嗎？」感受著丈夫的吻的同時，櫟有些孩子氣的問到。

「當然不行，你還是要遵守一到三條，一、不可以超時上班，二、三餐要規律，三、要適度的休息，四——」

「等等，你不是說只要遵守一到三條就好了嗎？」櫟蹙了蹙秀眉。

「我忘了說，還有第四條，」要笑著，勾起了櫟的下顎，下個瞬間……用自己甜膩的吻傳達了接下來的回應：

——「四、我愛你。」

終有一天，滿載著愛情的幸福露珠將會滴落在心田。
若要問那天是何時，如今我已經能夠好好地回答你……，

「就是現在。」

——原來，我們所追求的愛情，如同深深鑄刻在靈魂深處的信仰。
似枷鎖，似桎梏，卻幸福。

Fin